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書啓四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  
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為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  
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  
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  
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  
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  
能識其涯矣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



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  
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  
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  
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  
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  
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為恨光實何人  
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  
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為

亦知耻之但恐未能免耳鄉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  
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真樞庭譬如  
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  
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  
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  
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  
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  
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  
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  
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叙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



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人

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雹過燠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淫潦過暘則為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  
間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腹熱藥令則徧身生  
瘡疥手足時瘳痲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  
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  
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  
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麪滓豆炙性  
大寒而滯氣尤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  
面目浮腫腰足沈重前後淋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  
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為萬物之靈兼  
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

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為日已久此其  
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  
服之藥皆燥悍酷烈他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  
和也中冷則為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為瘡疥  
流於筋脉則為癰瘰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  
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  
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  
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瘳必  
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先以託契義之  
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



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  
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言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  
二月作辭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  
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  
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又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  
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  
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  
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  
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

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  
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  
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不條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  
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  
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  
為能以欺誣為才問閭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  
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  
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  
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



支數月民間皆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歛日急  
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  
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  
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  
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  
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  
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糜終  
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日之祚身為太師名播  
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南位居宰輔不

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大鎮以為三窟及晉室  
阡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  
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  
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  
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  
竊益多蠹蔓有莠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  
綬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  
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  
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



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索欲適鄔郢而  
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  
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  
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  
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  
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  
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  
臣朝夕啓沃難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  
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  
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諫言日進

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難去哉夫難  
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  
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  
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  
矣相公讀書從仕位之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  
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  
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  
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  
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淪淳化中為  
永康軍判官死蜀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士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為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便人以此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為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繼之自謂



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三帝三王並為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為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為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為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閔之論雖為難之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惇惇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真頑安足以闕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閔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惇惇之志非欲光為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胃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為閔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閔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為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



以尊周室故天子而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白上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未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閔似未為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亦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厮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為僮僕徐溫句之以為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燕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為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為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知遠謂之閔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為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符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為閔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為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為僭三者如不



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  
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  
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集  
竊天下嘗盡為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  
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  
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  
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偽亦似未安也凡  
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  
之心而不以為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陳司法師仲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  
書并示先國傳家傳以為何蕃董仲南之節行不見  
於佗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謂  
光盍亦為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悽  
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平  
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億纖靡窮無所  
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  
張崔察不敢企仰况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  
名附其文而傳邈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  
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當為秉



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為韓之所為是猶  
驅策駑馬曰必為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為之乎借  
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况為詩傳以敘當世賢  
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容其身矣誠不敢  
自愛大懼汨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辜况先君子之  
名潛德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  
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撥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  
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

竄以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  
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  
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棟仄棟仄伏讀累日  
如風雅昏周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  
興淋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  
配上帝終周世常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  
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  
事雖愈為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  
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  
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



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論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為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悃悃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莫留意

答孫長官容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

孫君足下蒙既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為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于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鄉日亦不自揆妄為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為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水以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譏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為已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



孰大焉遂止不為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鄉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家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為尊伯父為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為之也為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公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為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為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美陵谷有變而祖

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為之何哉愚竊以為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為之某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下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為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為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答張尉來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秘校足下



孰大焉遂止不為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鄉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宋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為尊伯父為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為之也為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公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為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為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為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為之何哉愚竊以為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為之某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下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為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為後來之法不亦善乎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答張尉來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秘校足下



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  
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  
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  
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  
幸光以居世百言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  
平始為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  
之徒踵而為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  
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耻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  
依事以敘懷假物以寓興高鷗橫鶩不可羈束若咸  
韶護武之不同音而為閑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寐

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  
歛服慕重非言可追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  
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  
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  
紫闥許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蒸民於三代  
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為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  
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  
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三百黍  
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  
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  
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  
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  
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  
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  
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  
此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  
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

敢書布陳莘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  
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  
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  
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  
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  
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  
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  
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  
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  
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



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欲其聲而知聲  
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較其輕重而知權衡  
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  
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在  
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  
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  
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言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  
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  
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  
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  
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密也三分生今欲先  
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口里也量與度  
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  
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  
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  
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  
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燮則上下輩之  
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  
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廐  
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



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  
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  
累黍之法較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  
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一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  
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  
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  
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  
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  
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  
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

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  
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低耶  
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  
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  
使豁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  
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懷然而懼  
曰鎮違群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



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  
知度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度之法與鎮之議  
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  
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  
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  
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度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  
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與豈可欺哉  
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  
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  
也猶鎮之知度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

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  
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  
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  
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  
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  
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  
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  
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  
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



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  
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  
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  
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  
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  
然古以律生凡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  
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  
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  
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  
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  
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  
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  
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  
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  
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  
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  
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重  
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  
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



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度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  
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變之仲呂邪開元之仲  
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  
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  
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  
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  
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  
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無開元之云乎書曰  
律和聲方聲之時使變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  
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  
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  
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  
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  
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  
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譏諷也

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為書以干  
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  
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  
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



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種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侔者也景仁曰我違群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肯教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為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為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

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和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疾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



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為與黃  
帝同亦以褻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  
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  
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  
使不敢語宜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  
而不為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  
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  
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  
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位必不罪  
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景仁再答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  
也君實之為人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  
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  
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為戲  
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  
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  
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複  
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止乎將亦有隱  
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



君實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以為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為稷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粟黍稷梁稻以時而布之或耛耨之或耘之或先種而後斂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右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老婢鑽木取火承以束緼傳以薪燎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忌者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腹腎腸受氣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允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為鎮不熟察君實之書尚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



鎮再拜

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司馬大師温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書啓五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郎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頽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驟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况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温藥



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府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輕穰沈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為樂道思之無以此出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涼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為日固又近蒙賜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閔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為兒未甦時固已誦相國之詩况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條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



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  
校正先集欲刻板奉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  
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  
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  
廩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為有功於先  
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  
之美顧小人不敏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閱  
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胡浮溟水登香

茶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尉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  
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駟漢斛已成欲  
令光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  
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  
兄約非久入洛頃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  
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  
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  
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厦既構必  
使賤工從而斲斷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  
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



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  
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  
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  
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  
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  
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以福不  
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情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  
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  
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矣至

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  
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  
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  
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  
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  
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  
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  
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  
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



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佗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

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篋簏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胷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肅



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  
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  
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  
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睹聞矣蓋亦返其本  
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  
安則父父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  
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訐之心入則矣外貌斯  
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則矣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  
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  
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  
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未求  
其本捨其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  
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  
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



四支決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黼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為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答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竊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

四方

向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

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黼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援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合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大蕤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援之樂君



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鐃鍾皆有小  
大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  
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  
經鐃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  
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簇商聲宋子京  
所謂君實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皆  
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  
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  
合其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駟册考其制作不復疑  
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景於律者惟量出

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貫面言乃悉竊以為  
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  
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為後世之傳  
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  
候歸陝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  
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皇帝  
莫能為者其至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  
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為觀覽若君實不倦亦不  
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  
焚燒駟斛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侍念不宣其再



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罇鍾皆有小  
大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  
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  
經鐫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  
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簇商聲宗子京  
所謂君實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皆  
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  
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  
合其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駟册考其制作不復疑  
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

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為  
論此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  
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為後世之傳  
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  
候歸陝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  
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皇帝  
莫能為者其至穎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  
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為觀覽若君實不倦亦不  
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  
焚燒駟斛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恃念不宣其再



拜

與范景仁第四書

其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  
教誨勸勉感感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莫測在  
果精奧誠如所論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  
謂醫書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  
則未可焚也然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  
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  
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既止胡  
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

為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所重又須更  
審法制修廢官然後行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為  
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  
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未規矩也雖不盡  
善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  
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黼斛不欲使傳於後  
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矣不幸得景仁之  
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者豈肯作器以  
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也望景仁察  
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兒已到光未可辭



此景仁既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答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夫嘗不平其氣未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其竊恐所有之樂如議之樂爾豈自與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漢間依記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而此三物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

下考而齊一之安得為不恃此以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為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為林鐘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鐘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鐘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為尺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古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斗三分二之大此蓋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鑄鍾未位最大者乃應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鍾皆有大小



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黼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  
徑三分至黼之方尺圍其外之百三萬六千八百分  
斛之方尺圓其外疵旁九釐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  
皆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  
事鍾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  
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  
得其當猶無律而文樂也胡先生律圍十三分三釐  
八毫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  
五毫者一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協  
此也黃鍾之律短也黃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  
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黼斛其懼後世待君實為執  
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  
遞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  
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  
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  
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  
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



亦知中和之羨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明莫不瞻仰而瞻向之誰能跋而及之耶邠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為酒所困發于耳發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重比所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為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眾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孑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鑄鍾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後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鍾則是太常鑄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為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鬲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為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為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



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臯謂景  
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  
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便也

景仁復第五書

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  
陰陽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  
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  
也某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飲食過中非中和也  
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為三分之大自魏晉自秦漢

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歛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  
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一漢什五秦大半皆大歛也  
不必火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  
律權衡合於律而鬴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  
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為一  
龠千六百四十龠為一鬴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  
也二千龠為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  
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  
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獨莫為不稟必有自  
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



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襲先儒之  
誤乃云未甚解黼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深於美  
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煥然無疑矣求位  
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鍾位也非有  
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二月至四月則仲呂位  
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大常鑄鍾恐非盈孫所  
為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記有大小輕重之  
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論議不決時以漢  
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  
之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  
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黼斛論  
甚確先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臆者  
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為報乃是求勝而  
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  
和為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元之曾  
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  
呼其類共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  
學之手何老區區仲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曾不熟



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立帝王中  
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  
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  
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  
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  
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  
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  
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  
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  
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

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  
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墮墮獲充誠能無病乎  
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  
和能為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猶飲食過中是過飲食  
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為何  
物也光所以頷者欲景仁舉措云為造次顛沛未始  
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  
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  
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此於彼  
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



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為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  
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  
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  
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來之思  
鄰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  
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  
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  
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

景仁答中和書

君實示諭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在天為中和在

人為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  
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  
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  
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  
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  
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  
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  
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  
幸詳覽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  
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關  
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  
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  
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以拒之今獻中和之  
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干仞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  
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  
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  
於景仁亦何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

慶暑以來天氣頓涼望

御名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答中和書

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  
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為銅龠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  
儒之誤見既某報以黃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  
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  
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  
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為善良為賢才矣不  
得禮樂則遂為惡人不可悛革者也至於天地位萬  
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以所是奉



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二說皆未  
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為彊辭  
也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  
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  
但以筆古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  
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  
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  
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  
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  
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  
說令制尺律龠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  
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  
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詩又以前史不可刊今按  
前史抵誤獻十條才錄七條奉呈請詳觀之於義理  
可刊不可刊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  
史有談錄之害義理者或為論或為辯以正之所以



見為學之志而示於世注老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  
病之太宗真宗仁宗講求之至且欲救正之列聖之  
所拳拳者蓋以禮樂治國之夫而不可一日慢况樂  
之太簇為黃鍾宮商易位哉君實今所主是前與胡  
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邪王  
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  
于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  
仲更嘗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  
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為樂此大不可恐為累非細是亦未  
論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名御惜也區區之懇書且託  
尋叟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為景仁屈服景仁  
所論為是光所論為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  
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  
汲汲自薦於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  
不可不奏前年定樂樂工有言其非者朝廷鞭笞之  
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救得其義與悔吝取捨勉



為重哉不又對各事又一殊對其美與神各以餘  
不臣不景仁又復書樂正言其非亦與文神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  
亞獻終獻可乎誤則百官瞻望以為何如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之靈以為如何此禮之失易見者也况樂  
隱與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又不能知而  
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亦見之矣以是而思不可不論  
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慶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

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恠之  
必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  
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  
陳言重複抵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  
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未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  
又復主之光歟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  
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為景仁  
以今之太府尺即黃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  
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季胡阮之相  
去幾律何嘗敢不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未



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  
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  
耳如洽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  
所以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  
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  
以禮樂為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耶  
景仁吹律呂考鐘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  
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  
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  
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  
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  
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  
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  
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  
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  
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  
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  
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  
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景仁答積黍書



某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爾其餘則汎同傳記證左而已景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某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爾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

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龠尺黃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宜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逮今千餘年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青赤黃白黑主於溫酸苦甘辛鹹主於飢飢為某說不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溫飽而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大蕤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國約石綜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



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無律故也君實云示諭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者為然何者為否請一疏示當為脩改某謂太府尺為皇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皇帝時尺以皇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皆有損益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為黼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與周

官漢斛

毛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權

衡皆皇帝時也六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

謂之開皇官尺坐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為亂世而此物下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皇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命

又小簡

樂為小事為大事蓋朴李照胡援三家君實不決是非是後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援



房庶今修之君實當時與胡既同非李照者今所用  
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地失脚正可以  
君實中和樂呼之五方之人言語不通信然至於歌  
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  
不可不盡用何則蓋無不是也古人之皆不到也三  
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為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  
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景仁答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  
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一政教自此出也某以為中

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  
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蓋  
德也非形也某以為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  
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  
內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  
非所謂舍麓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某又以  
為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  
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  
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默語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辨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

道至矣譬言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小大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太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為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發而皆中節也經曰惟



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之今夫穹然而體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溫伏惟動止安知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恠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



愚蔽曾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冀自愛重而已  
謹手啓不宣

秉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  
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  
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  
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  
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為  
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

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  
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  
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彌施令事功之修  
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  
若其所以迹者蓋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此本  
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  
不及施於用則為蔽塞為朕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  
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  
乎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不及於外用國風以遠其意

又發本之概自出為曰大本

其所以為善之善也

本之善也

本之善也

本之善也

本之善也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書啓六

答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十九日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賜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

景仁書似惟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

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磋琢

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

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惟也然光至愚

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

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



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東國所諭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諭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

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謹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



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為空  
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  
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  
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  
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  
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  
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  
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  
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驅湊橫至  
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五輔嗣解

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自出夫萬  
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  
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  
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  
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  
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  
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  
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  
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



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  
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感極則衰衰極則盛  
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後復者陽生  
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為心  
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  
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  
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  
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更

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  
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  
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光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  
多援據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  
費紙劄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是今  
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為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  
秉國以無形為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為中此所謂  
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說中于厥心



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太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寐然無  
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  
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  
靜云為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為治心之術其事  
則殊矣今秉國令而為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  
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寐然無思慮哉苟為不思又不  
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  
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  
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

聞

名神

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謂愚者之末益者也夫不歷缺堦不能登山不  
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  
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  
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  
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  
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佗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  
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為欲罷不能孟子何



為自比於舜哉舜戒群臣曰予違汝溺汝無面從使  
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  
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  
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  
秉國尚未詳覽而孰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  
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吏離也又必自得之秉  
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  
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  
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  
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

驗矣中美食也良茲示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  
師曠曰秉燭之明晷晷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  
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一來之言奚以多為

答兩浙提與下趙宣德岷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  
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  
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為行狀欲令光作誌文  
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鄉獲接待之  
久蒙知顧之厚今得以論譏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  
顧以光不為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



歲有孫令以書見屢欲令光饌其伯父之翰碑光時  
復書叙不可為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  
等數家比日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  
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  
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  
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  
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為之乎不敢為乎此則不  
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  
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  
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

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  
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  
其糾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  
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  
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  
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  
邪光胷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  
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  
握為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  
所為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



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驎之皮蒙鴛鴦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金華張氏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臣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曩屢聞王君具

奉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為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為罪戾擢疑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知其非可為而不為也慙慙恐悖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為明天子在 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况之此雖甚  
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  
為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  
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  
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為士者之常  
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  
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  
名浮於實者也性驕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  
治民遂自乞冗負苟竊微想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  
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

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  
常延頸企踵晞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詔之  
話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不孝弟者仁義之實敦  
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是下之志固不待承頌接  
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士不  
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為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  
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多病人之不已知也光  
屬受詔守陳不允留於洛王君多訟牒在外今日暫  
見之來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  
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林簡

光啓自晦林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諱  
未嘗得伸悃信雖日夕接武猶隔閭千里也今不幸  
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  
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  
取恨怒况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林自結  
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  
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  
頗譏晦林名御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跎則  
入彼朋矣願名御晦林名御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為己

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  
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林矣

與呂晦林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致忠直踈遠說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  
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誣毀百端  
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  
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林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  
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林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  
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  
人擬擬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  
螢如膏汚衣潛迹前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  
嘗敢取以為已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  
府辭不獲命僛倪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  
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  
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  
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  
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

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駕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  
度踊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  
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  
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  
大夫任為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  
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  
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  
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



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  
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  
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謚自縣貴父  
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  
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  
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  
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  
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  
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  
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

子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  
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  
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

之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  
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內披史官但答  
云所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  
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采者乞下史院  
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堦前



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關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汨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與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

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



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答范夢得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奉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統時斬輔公祐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佗皆做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

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

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

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

稱是月無日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

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為其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崇

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

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禪謀草創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

谿氏注云傳終言之也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

晚附於一年之下如左傳子罕辭王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姦邪事

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佗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



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相句涉

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至時雖嘗見道原列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月日也

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

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

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

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

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貞觀

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

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

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

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

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

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

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

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

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

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初為敘述所以取此捨彼

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

其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惡在

高鑒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



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  
 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  
 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  
 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詛諧止於取笑之類  
 便請直剛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  
諷諷竊忍非宜  
 宗時李泌誦黃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已詔  
臺瓜餅之類  
 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  
 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  
 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妖異有所做戒凡國家災異  
多錄取要切者可也  
 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李淳風  
 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  
 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籙或因  
 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詔者偽造

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恠或有所  
 做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因而生事如楊慎於墓流  
 血之類並存之詛諧有所裨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  
其餘不須也  
 相非相之類存並告存之六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  
之其餘不須也  
 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即此  
 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寄還道原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  
 見熟共商推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  
 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今  
 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為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  
 遺失却三卷右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  
 續附遞來不妨鄉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



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  
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  
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  
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  
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  
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  
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  
剝貧民使不聊生人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  
官不得力為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  
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  
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為相度別  
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  
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  
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  
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  
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  
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除決志改之



各傳家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恐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  
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  
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  
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  
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  
仗為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  
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編見未  
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  
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為  
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

為之備國家所賴為根本有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  
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  
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  
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  
粥徒聚為餓殍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  
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  
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關食者許  
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曆子每五七日  
一次赴縣請給口食先從下戶為始縣亦置簿拘管  
請給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



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  
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  
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  
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  
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美其多者  
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  
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  
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  
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  
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  
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尤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  
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  
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心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  
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  
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  
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  
用終當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



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  
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今  
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  
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悠悠徒  
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  
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  
示許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  
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  
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與兵壓  
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

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  
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  
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  
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繫行文牒  
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共理  
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為南朝易與  
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  
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  
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  
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



方欲措置熙河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吝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用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此小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楮予銀盃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又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鞭撻保丁只前日見駕部來為未及分數于賞故也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為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

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牧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編止有兩復吏云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  
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  
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  
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  
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熈與如此則彼此  
相彌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  
微為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笑其多  
者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論一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  
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  
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  
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  
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  
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



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

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傳家集卷之四  
二  
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  
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  
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  
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  
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  
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為漢禽夫  
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  
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熟生  
而茂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  
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

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  
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  
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  
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百以此為  
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  
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  
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使於民者子決為  
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太  
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惑百志惟熙有



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  
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  
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  
之士衆人之座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  
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  
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  
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  
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  
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

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  
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  
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  
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  
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  
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  
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  
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  
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  
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



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入主  
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  
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  
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  
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  
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  
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  
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  
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  
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

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  
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  
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  
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  
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  
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  
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得永固得王景略  
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  
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



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  
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卿使  
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  
庭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  
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曠曠  
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  
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  
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前縫賓胥無善純  
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  
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已熟矣奉  
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  
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  
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  
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  
功也

機權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辨之機者弩之所  
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  
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  
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



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倪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為神也聖人之所御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乃欲弃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為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

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諄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為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為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為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而有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為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



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為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尚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

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祗爾厥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為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裨世迷言積習寔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誣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



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已所  
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  
僕言商既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  
我乃顛濟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  
之審諦也大誥曰肆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已也豳風曰旣取  
我子無毀我室予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  
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言勤瘁也予  
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哓哓言三監背誕王室  
玷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

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  
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帶之嫌以屠  
滅其親而亦自此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  
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嘉祐三年五月  
二十三日作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温與閹豎  
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  
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  
橫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  
不能正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



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認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日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諛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熾談厥攸灼

弗其絕是以堯誅禹父而禹為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為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蔡殊不知群臣為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也不明宗閔德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

元豐七年十月

作

天下之

事

莫

不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為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為中發之為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



禮斯得仁矣孔子問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  
於氣志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鍾鼓為  
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  
適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子曰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  
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  
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已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  
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  
居感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道引  
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  
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  
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  
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能如  
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



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忌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徃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為善小人乘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可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膏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 慶曆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弃惡而取善變逆



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為  
鍾可以為鼎玉可以為珪可以為璧此存諸人者也  
玉不可以為鍾鼎金不可以為珪璧此存諸天者也  
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  
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  
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昔者  
鄴舒有三雋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  
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  
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  
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

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  
亡故曰寧捨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為國家者進取莫  
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  
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耻之士也樊噲屠  
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  
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仆項而卒兼  
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  
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  
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佗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



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為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為  
德者殺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土則指不可  
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  
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  
守成不以德猶既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  
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  
溉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茂故子孫謹守其畔  
獲而食之而已復何為哉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四



